

张晓风
著

雨天的书

那些孤单的下雨天，
请让我安静地陪在你身边
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雨天的书

张晓风
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雨天的书 / 张晓风著. —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
2016.9
ISBN 978-7-5108-4749-3

I. ①雨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235293号

版权登记号：01-2016-8492

雨天的书

作 者 张晓风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（100037）
发行电话 （010）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 8.5 彩插 16P
字 数 182千字
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749-3
定 价 39.8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Yu tian
de shu
雨 天 的 书

目
录

√
√
√
√
√
√

第一章 雨天的书

时间 // 3

雨天的书 // 5

不识 // 13

雨之调 // 18

尘缘 // 22

回首风烟 // 34

有个叫“时间”的家伙走过 // 39

年年岁岁年年 // 41

放尔千山万水身 // 47

魔季 // 50

给我一个解释 // 57

第二章 种种有情

种种有情 // 63

初雪 // 72

高处何所有 // 78

情怀 // 80

生活赋 // 91

种种可爱 // 96

这杯咖啡的温度刚好 // 105

林木篇 // 108

平视，也有美景 // 114

一山昙华 // 118

花盆的身世 // 121

会不会有一天招人嫌？ // 123

第三章 想你的时候

想你的时候 // 129

星约 // 135





- 不朽的失眠 // 147
- 爱情篇 // 151
-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// 156
- 我喜欢 // 161
- 遇 // 170
- 牵绊 // 177
- 你的侧影好美! // 179
- 你真好，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// 182
- 一半儿春愁，一半儿水! // 185
- 女人，和她的指甲刀 // 191

第四章 生命，以什么单位计量

- 有些人 // 197
- 人生的什么和什么 // 201
- 生命，以什么单位计量 // 203
- 我在 // 206
- 敬畏生命 // 212
- 只因为年轻啊 // 214

我有一个梦 // 226

魂梦三则 // 234

劫后 // 243

人体中的繁星和穹苍 // 247

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// 251

其实，你跟我都是借道前行的过路人 // 262





第一章

雨天的书

在人世间，我们也曾经看过天真的少年一旦开始堕落，便不免愈陷愈深，终于变得满脸风尘、面目可憎。但是相反的，时间却把温和的笑痕、体谅的眼神、成熟的风采、智慧的神韵添加在那些追寻善良的人身上。



◊ 时 间 ◊

一锅米饭，放到第二天，水汽就会干了一些，放到第三天，味道恐怕就有问题，第四天，我们几乎可以发现，它已经变坏了，再放下去，眼看就要发霉了。

是什么原因使那锅米饭变馊、变坏——是时间。

可是，在浙江绍兴，年轻的父母生下女儿，他们就在地窖里埋下一坛坛米做的酒。十七八年以后，女儿长大了，这些酒就成为嫁女儿婚礼上的佳酿，它有一个美丽而惹人遐思的名字，叫“女儿红”。

是什么使那些平凡的米变成芬芳甘醇的酒——也是时间。

到底，时间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魔术师呢？不是，时间只是一种简单的乘法，另把原来的数值倍增而已。开始变坏的米饭，每一天都不断变得更腐臭。而开始变醇的美酒，每一分钟，都在继续增加它的芬芳。

在人间，我们也曾经看过天真的少年一旦开始堕落，便不免愈陷愈深，终于变得满脸风尘、面目可憎。但是相反的，时间却把温和的笑痕、体谅的眼神、成熟的风采、智慧的神韵添加在那些追寻善良的人身上。

同样是煮熟的米，坏饭与美酒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就在那一点点酒曲。

同样是父母所生，谁堕落如禽兽，而谁又能提升成完美的人呢？是内心深处紧紧环抱不放的求真、求善、求美的渴望。

时间将怎样对待你我？这就要看我们自己是以什么态度来期许我们自己了。





◦ 雨天的书 ◦

—

我不知道，天为什么无端落起雨来了。薄薄的水雾把山和树隔到更远的地方去，我的窗外遂只剩下一片辽阔的空茫了。

想你那里必是很冷了吧？另芳。青色的屋顶上滚动着水珠子，滴沥的声音单调而沉闷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寂寥呢？

你的信仍放在我的梳妆台上，折得方方正正的，依然是当日的手痕。我以前没见过你；以后也找不着你，我所能持有的，也不过就是这一片模模糊糊的痕迹罢了。另芳，而你呢？你没有我的只字片语，等到我提起笔，却又没有人能为我传递了。

冬天里，南馨拿着你的信来。细细斜斜的笔迹，优雅温婉的话语。我很高兴看你的信，我把它和另外一些信件并放着。它们总是给我鼓励和自信，让我知道，当我在灯下执笔的时候，实际并

不孤独。

另芳，我没有及时回你的信，人大了，忙的事也就多了。后悔有什么用呢？早知道你是在病榻上写那封信，我就去和你谈谈，陪你出去散散步，一同看看黄昏时候的落霞。但我又怎么想象得到呢？十七岁，怎么能和死亡联想在一起呢？死亡，那样冰冷阴森的字眼，无论如何也不该和你发生关系的。这出戏结束得太早，迟到的观众只好望着合拢的黑绒幕黯然了。

雨仍在落着，频频叩打我的玻璃窗。雨水把世界布置得幽冥昏暗，我不由幻想你打着一把小伞，从芳草没胫的小路上走来，走过生，走过死，走过永恒。

那时候，放了寒假。另芳，我心里其实一直是惦着你的。只是找不着南馨，没有可以传信的人。等开了学，我找着了南馨，一问及你，她就哭了。另芳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恨自己。另芳，如今我向哪一条街寄信给你呢？有谁知道你的新地址呢？

南馨寄来你留给她的最后的字条，捧着它使我泫然。另芳，我算什么呢？我和你一样，是被送来这世界观光的客人。我带着惊奇和喜悦看青山和绿水，看生命和知识。另芳，我有什么特别值得一顾的呢？只是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别人多了一份冲动，便不由得把它记录下来。我究竟有什么值得结识的呢？那些美得叫人痴狂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我创造的，也没有一件是我经营的，而我那些仅有的记录，也是支离破碎，几乎完全走样的。另芳，聪慧如你，为





什么念念要得到我的信呢？

“她死的时候没有遗憾，”南馨说，“除了想你的信。你能写一封信给她吗？我要烧给她——我是信耶稣的，我想耶稣一定会拿给她的。”

她是那样天真，我是要写给你的，我一直想着要写的，我把我的信交给她，但是，我想你已经不需要它了。你此刻在做什么呢？正在和鼓翼的小天使嬉戏吧？或是拿软软的白云捏人像吧？（你可曾塑过我？）再不然就一定是在茂美的林园里倾听金琴的轻拨了。

另芳，想象中，你是一个纤柔多愁的影子，皮肤是细致的浅黄，眉很浓，眼很深，嘴唇很薄（但不爱说话），是吗？常常穿着淡蓝色的衣裙，喜欢望着帘外的落雨而出神，是吗？另芳，或许我们真是不该见面的，好让我想象中的你更为真切。

另芳，雨仍下着，淡淡的哀愁在雨里飘零。遥想你墓地上的草早该绿透了，但今年春天你却没有看见。想象中有一朵白色的小花开在你的坟头，透明而苍白，在雨中幽幽地抽泣。

而在天上，在那灿烂的灵境上，是不是也正落着阳光的雨、落花的雨和音乐的雨呢？另芳，请俯下你的脸来，看我们，以及你生长过的地方。或许你会觉得好笑，便立刻把头转开了。你会惊讶地自语：“那些年，我怎么那么痴呢？其实，那些事不是都显得很滑稽吗？”

另芳，你看，我写了这么多，是的，其实写这些信也很滑稽。

在永恒里，你已不需要这些了，但我还是要写，我许诺过要写的。

或者，明天早晨，小天使会在你的窗前放一朵白色的小花，上面滚动着无数银亮的小雨珠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我们在地上发现的，有一个人，写了一封信给你，我们不愿把那样拙劣的文字带进来，只好把它化成一朵小白花了——你去念吧，她写的都在里面了。”

那细碎质朴的小白花遂在你的手里轻颤着。另芳，那时候，你怎样想呢？它把什么都说了，而同时，它什么也没有说。那一片白，乱簌簌地摇着，模模糊糊地摇着你生前曾喜爱过的颜色。

那时候，我愿看到你的微笑，隐约而又浅淡，映在花丛的水珠里——那是我从来没有看见，并且也没有想象过的。

二

细致的湘帘外响起潺潺的声音，雨丝和帘子垂直地交织着，遂织出这样一个朦胧黯淡而又多愁绪的下午。

山径上两个顶着书包的孩子在跑着、跳着、互相追逐着。她们不像是雨中的行人，倒像是在过泼水节了。一会儿，她们消失在树丛后面，我的面前重新现出湿湿的绿野，低低的天空。

手里握着笔，满纸画的都是人头。上次念心理系的王说，人所





画的，多半是自己的写照。而我的人像都是沉思的，嘴角有一些悲悯的笑意。那么，难道这些都是我吗？难道这些身上穿着曳地长裙，右手握着檀香折扇，左手擎着小花阳伞的都是我吗？噢，我竟是那个样子吗？

一张信笺摊在玻璃板上，白而又薄。信债欠得太多了，究竟今天先还谁的呢？黄昏的雨落得这样忧愁，那千万只柔柔的纤指抚弄着一束看不见的弦索，轻拢慢捻，触着的总是一片凄凉悲怆。

那么，今日的信寄给谁呢？谁愿意看一带灰白的烟雨呢？但是，我的眼前又没有万里晴岚，这封信要怎么写呢？

这样吧，寄给自己，那个逝去的自己。寄给那个听小舅讲“灰姑娘”的女孩子，寄给那个跟父亲念“新丰折臂翁”的中学生。寄给那个在水边静坐的织梦者，寄给那个在窗前扶头的沉思者。

但是，她在哪里呢？就像刚才那两个在山径上嬉玩的孩童，倏忽之间，便无法追寻了。而那个“我”呢？你隐藏到哪一处树丛后面去了呢？

你听，雨落得这样温柔，这不是你所盼的雨吗？记得那一次，你站在后庭里，抬起头，让雨水落在你张开的口里，那真是很好笑的。你又喜欢一大早爬起来，到小树叶下去找雨珠儿，把它们很小心地放在写算术用的化学垫板上，高兴得像是得了一满盘珠宝。你真是很富有的孩子，真的。

什么时候你又走进中学的校园了，在遮天的古木下，听隆隆的

雷声，看松鼠在枝间乱跳，你忽然欢悦起来。你的欣喜有一种原始的单纯和热烈，使你生起一种欲舞的意念。但当天空陡然变黑，暴风夹雨而至的时候，你就突然静穆下来，带着一种虔诚的敬畏。你是喜欢雨的，你一向如此。

那年夏天，教室后面那棵花树开得特别灿美，你和芷同时都发现了。那些嫩枝被成串的黄压得低垂下来，一直垂到小楼的窗口。每当落雨时分，那些花串儿就变得透明起来，美得让人简直不敢喘气。

那天下课的时候，你和芷站在窗前。花在雨里，雨在花里，你们遂被那些声音，那些颜色颠倒了。但渐渐地，那些声音和颜色也悄然退去，你们遂迷失在生命早年的梦里。猛回头，教室竟空了。才想起那一节是音乐课，同学们都走光了。那天老师没骂你们，真是很幸运的——不过他本来就不该骂你们，你们在听夏日花雨的组曲呢！

渐渐地，你会忧愁了。当夜间，你不自禁地去听竹叶滴雨的微响；当初秋，你勉强念着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，你就模模糊糊地为自己拼凑起一些哀愁了。你愁着什么呢？你不能回答——你至今都不能回答。你不能抑制自己去喜欢那些苍凉的景物，又不能保护自己不受那种愁绪的感染。其实，你是不必那么善感的，你看，别人家都忙自己的事，偏是你要愁那不相干的愁。

年齿渐长，慢慢也会遭逢一点人事了，只是很少看到你心平气